

書叢本基學國

韓非子集解

王慎集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本基學國

解集子非韓

註集慎先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二〇九一三)

本叢書基
韓非子集解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集註者 王先慎

發行人 王雲五

* 版權印翻 *
* 所必究 *

發行所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邪。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考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謬。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畫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祚稱舊有李瓊注李瓊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間附己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他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考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尹知章注韓子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韓子五十五篇。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清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藏本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祚本稱舊有李瓊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瓊然瓊爲何代人祚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瓊注韓子

之文不知牴何所據也。牴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曆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牴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牴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虬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敍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橐。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

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藏本 内府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犹校上原序署至

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猶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猶本字字而讎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曆十年此本刻於萬曆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猶序稱李瓊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瓊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猶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己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曆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猶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猶稱爲李瓊未

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

葛

刊本。

一明

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狩刪舊李瓊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槩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鼐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憲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抉摘標舉具道此斲之所以善宋塹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鼐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鼐還鼐聽入私集且與鼐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鼐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

自立不敢鶻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己朏舊史氏吳鼒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逐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鼒景宋乾道刻本顧廣圻識誤校日本蒲坂圓增讀韓非子校盧文弨羣書拾補校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篇校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六注引相楚作爲令尹北堂書鈔卷一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

愚遂名愚公谷

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調張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白鑠。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

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

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猶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

外儲說叢作孟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糾羊裘。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引

楚衣糾羊裘。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遂燔其機。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者讓澤。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引

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

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

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意林卷一引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爲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先慎曰史記作而其歸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先慎曰史記作而其爲人吃口作非爲人口。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告韓王。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隱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勢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十九字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先慎曰史記二句互易上有今者二字。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慎曰史記臣上有之字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有說林二字說難。五十篇十餘萬言。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五十五篇爲非自作誤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孤憤五蠹內外儲有說林二字說難。五十五篇係後人彙集飾令一篇全載商君書姦劫弑臣屬憐王國策以爲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先慎曰史記有也字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下有王字用下有非字。下有姚賈二字。秦王曰。先慎曰史記任作信李斯害之下有姚賈二字。秦王曰。先慎曰史記秦王作毀之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人下有之字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如小有以字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見上有得字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韓非子目錄

第一冊以下冊數王
氏原本無王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難言第三

主道第五

存韓第二

愛臣第四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